



顾大国乐做科技新农民。

受访者供图

从东北到上海扎根在农田14年 江苏小伙乐做科技“新农民”

在大拨进入上海务工的青年里，顾大国是独特的。2001年，他到上海，未在喧嚣亮丽的城区久待，便步入了满是泥泞地的奉贤远郊。他不向往器械林立的工厂，不追求外表光鲜的工作，一心一意扎根在农田里14年。今年33岁的顾大国，在星辉农场236亩的广阔天地里，用青春和科技建设着新时代的健康蔬菜园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



19岁·奉贤农场 每天边听都市节目边数虫子

“我是最后一届毕业包分配的學生。”19岁从江苏省盐城农业学校毕业后，大国却放弃已妥帖安排好的工作“想出来闯闯”。听闻上海有专业对口的岗位，大国背上行囊离开苏北老家，至上海奉贤的燎原农场农业公司（星辉蔬菜有限公司前身）应聘。踏实肯干的他一下被“相中”，录取到农场工作。

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6点，大国和同伴一天都跟着劳作的农工，做“记账”和数虫子的工作。每天早上，他要到地里选东南西北中五个点，划出一个平方米，之后耐下性子来细细数虫子。“虫子数量过了基数，我们才会打药。数完得5个钟头。”

“2001年，这里啥都没有。”大国记得，他们住在用泥巴和砖块糊的房子里，晚8点以后农场就看不到人了。想读份报纸，他不得不花4块钱路费，乘来回两个小时的公交至南桥购买。住宿条件差，信息闭塞，当时年轻的大国也承认“农田里的活比较枯燥无味”。每天数完虫子，做完农活，回到农场却没有电视供员工放松娱乐，只有收音机和书陪他“过日子”。“每天我就一边听周瑾的都市晨曲节目，一边数虫子。”令他印象最深的，还有《平凡的世界》一书。“从主人公身上看到我的影子。他能在煤矿里坚持，那我也能在农田坚持！”

农场工资并不高，干的活却不少。时间久了，同届进农场工作的“小伙伴”一个个离职，只剩大国一人还坚持在农场工作。“在这能学到点东西，那我就干下去。队长种葱最好，那我要学下来。”大国还说，平时田里记账时，可以得空坐在地头读读

书。“如果像他们一样到工厂上班，就没法看书了。”提到同事离职原因时，还向青年报记者开玩笑说：“年轻人会担心找不到对象嘛。我们靠海边，天天吹海风，一年下来脸就变样了。”然而靠着学技术的决心与想法，大国不怕黑不怕苦，在农场扎根钻研，逐渐成为了园艺场的“一把手”。

22岁·黑龙江农场 外援5年，教东北人种植西兰花

2004年，公司响应上海市政府提出“服务东北”的号召，决定派员工至黑龙江二龙山农场支援建设。然而离家远、条件差，公司没人愿意去。顾大国听后，抱着“哪里需要去哪里”的心态，只身至两千公里外的黑龙江农场工作。

“东北地肥沃，所以很多种菜的农户都是粗放型。”顾大国与农户聊天后决定：要把上海的农业技术和精耕细作的观念带给他们。“种下去一定要种好，收也要收到。”

顾大国在黑龙江进行的第一个项目，便放在了种植加工西兰花上。这在当地可是件新鲜事。怎么种？怎样种好？成为了整个团队待解决的问题。一切从零开始的大国研究书籍，实地统计。每天6点不到起床，12点左右睡去，没有周末，从不休息。农场里的人渐渐认准了这位上海来的带头人，事无巨细都找他听意见。

白天，他负责组织生产，保证产品质量，落实与农场各个部门的协调沟通。晚上，他负责安全巡视，思考安排第二天的工作。这样“白加黑”的生活，他埋头一干就是五年。“每年天冷休耕时我才会回来休假。”2006年，顾大国在老家休假时结了婚，不久后为工作，又回到了东北的农场。

东北的这片西兰花地在他悉心照料下，从最初的300亩，增加到了1600亩。他在东北的五年里，加工出口的西兰花一直都是获得100%的合格。“这是我的责任！”顾大国在职一天，就要保证一天入口的食物健康无公害。在种植西兰花的同时，他还和上海农科院的专家们一道，在当地试种成功三个品种的樱桃番茄，为当地拓宽了种植渠道。

26岁·调回上海 不断进修，研发新蔬菜品种

2008年，他告别了东北的黑土地，调回上海工作。回到熟悉土地上的他仿佛吸足了养分，未休息便立即投入到无土栽培蔬菜的工程当中。“一开始觉得难，不懂。”大国坦言，第一次接触英国NFC液态浅水栽培，只得不停请教。农科院专家的电话都熟悉得可以背出来。营养液多少，打多少次，怎么配方，遇到问题便请教专家。一年后，公司成功实现了无土栽培运作。

学习和思考是大国自始至终所

坚持的。发现上海郊区河道有水污染，因而与东北种植差距明显。“那我储存雨水！搞雨水灌溉！”仔细研究后，他在农场挖了两个10亩鱼塘积蓄雨水。需要灌溉时，地里便可自动喷出雨水。多余的水则通过管道再循环入鱼塘。

实践中，他发现要跟上先进农业的脚步，就得用知识武装起自己。2009—2011年，顾大国至南京农业大学读专科，又在2013年申读南农本科学位。周末专程跑到南京读书的大国不放弃和专家教授交流的机会。“教授也会诧异，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问题？”

与此同时，他还与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、上海农科院园艺所、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通力合作，实施了鲜食型大豆、水果甜玉米、樱桃番茄、大红番茄等新蔬菜品种试验和生产任务。“我们提供地，帮忙统计数据，学校则用专业的知识指导我们生产。”暑假里，上海农林学校的青年教师会专程向他学习技术。“有在农场切身的例子，讲课就会生动。”

「未来」 让更多人吃到安全绿色的蔬菜

近几年来，农场在向着机械化和工厂化的方向转变。“过去搞农场很容易，人海战术，现在缺乏劳动力。但对蔬菜市场需求依然大。有人用化肥、农药提高效率，但人们却越吃越不健康。他坦言，今后的蔬菜园里可能会出现“一个人开新型拖拉机，在菜园里转一圈，像过流水线一样，就把绿叶菜都采摘整理好。工厂化就是靠机器播种，机器协助生产”。大国介

绍，这两年企业在研制丫苗菜。胡萝卜芽等十几个品种，健康且无化肥污染。“我们只做绿色健康的，不用洗就可以吃的蔬菜。”顾大国刚加入农场工作时，便意识到他的手中掌握着无数人的食品安全。“农药要少打，化肥使用要合理。”顾大国相信，绿色健康的蔬菜会有一天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地接受，也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道，扎根在新农业下，做快乐的农民。